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忠文集卷八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徐汝雄

王忠文集卷八

明　王禕　撰

記

滄江書舍記

滄江書舍徐君方舟之所居以讀書者也桐廬濱江為縣君居在縣北距江不百武而近葢唐比部方公勛之別業而宋名臣方公慤之故居君間來屬予為文記其

舍壁夫書之在天下可謂愽且廣矣聖人之經儒者之傳諸子百家之著述歷代太史之紀録以及天文地理陰陽律歷兵謀術數字學族譜之雜出敷落旁行虞初稗官燕談脞語之並興其為說不同為教亦異而其為書類皆學者所當讀而通之者也雖然學問無窮歳月有限誠有不能徧觀而盡識者而惟聖人之經則弗可以莫之究也是故易以明陰陽之理書以紀帝王之政詩以道人之性情春秋以示世之賞罰禮以謹上下之

節文樂以通天地之氣運凡先王之道所以立天下之大本先王之制所以成天下之大業者皆於是乎在然自厄於秦訓詁于漢聖遠言堙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易愈變而愈非其流獘遂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仁義性命中誠太極鬼神皆所謂道也妙極乎無聲無臭而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皆講學之樞要而乃以善柔為仁果敢為義氣質以為性六物以為命依違以為中鈍魯以為誠玄虛以為太極冥漠以為鬼神或至以佞為忠

以詐為信以察為智以蕩為情以貪為欲以反經為權捷給以為才譎詭以為術而世皆謬迷於聞見之陋莫之或省若夫法制之遺其弊尤甚井牧以居民而丘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穰苴之法封建以經國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同則託諸歷代之異郊丘禘祫大事也或以郊丘為二或以禘祫為一焉廟堂明堂大典也或以為異所而殊制或以為一廟而八名焉帝號官儀悉承秦舛郊兆廟室雜踵漢誤以及貢賦選舉之設皆不

過一切之法而已嗚呼六經之書先王道學治具之所在而後世所取法也然其為說之弊乃至於是葢千數百年宋河南程子關中張子者出始克實踐精討而聖賢明德之要帝王經世之規所以垂憲後世者乃大有所發明其後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一時並興而當其時如永嘉薛氏鄭氏陳氏葉氏閩中林氏永康陳氏後先迭出各以所學自成其家大抵均以先王之道為已任以先王之制為必行而所以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

之大業者咸粲然方册間矣然及于今學者顧遂因儒先君子講習既明之餘因循苟簡承前襲舊習矣而不察行矣而不著甚者以先王之道為莫之可行以先王之制為無所於用夫然故書自為書人自為人而學為空言矣嗚呼此其為弊不有甚於前日歟是故學者之於經不可徒誦其文而已也必將求其道以淑諸身明其法以用於世益惟誠求而實見篤信而力行然後知人之貴果可以為聖賢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而所學

不徒為空言也予夙有聞於此竊嘗有志而願學焉比與君定交錢唐辱遣其子膺從予遊會予亟東歸不得與之相講習故因道予所聞者書以授膺以復於君并請揭諸舍壁以為記

知學齋記

人不可以不學而非所當學不可以為學知所當學而學焉斯可以言學矣所當學者何聖賢之道是也聖賢遠矣而其典籍具在其言可考其道可求勉焉以至也

知其學而學焉雖未至於聖賢葢亦聖賢之徒也夫人莫不有是性也有是性則有是才盡其性而充其才者聖賢之所以為學也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盡性則理之在我者無不明而視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夫謂之盡人盡物之性則天下含智之人肖翹之物舉必待我以遂其生樂其所矣所以然者由我之盡性而又有我之才有

以應之也是故家國天下之事衆多不易爲也而所以品節彌綸之者非才則莫有以應之周子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葢盡諸已而及乎人物者性之所以盡也盡乎人物而本諸一已者才之所以充也性出於天才出於氣而氣亦天也盡其性充其才則有以合乎天矣合乎天而無間焉則與天爲一矣而其至於是也亦本於誠而已矣是故盡性至命未有不本於孝弟也窮神知化未有不由通於禮樂也大至於位天地育萬

物而實不外乎屋漏之無媿妙極乎危微執中之奥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自小學以底大成本末雖殊而無二致自一已以對天下體用雖别而皆一理所推者廣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行者若近而易知而所任者不可不謂遠且重也此聖賢之學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孔子顔曾思孟之所以為教者其不以此也歟嗚呼三代以還聖賢

之學於是不明不行也久矣當戰國時蘇張以縱橫之學行管商以功利之學顯申韓以刑名之學見楊墨以異端之學名及漢有黄老清静之學有專門訓詁之學有災異之學有讖緯之學至晉有清虚之學至梁有佛氏之學至于隋唐又習為詞章之學百家之所立各奮其私說一代之所尚皆徇乎時好道術為天下裂至于宋葢千數百年其間如荀卿揚雄董仲舒賈誼王通韓愈氏歐陽修氏庶幾明聖賢之學矣而其道不大顯諸

葛亮陸贄范仲淹司馬光葢欲行其學矣而亦未能以有為也惟舂陵周子者出始有以上續千載不傳之統河南兩程子承之而後二帝三王以來傳心之妙經世之規煥然復明於世關西張子因之崇執禮之教考三代以示方來推一鄉以達天下皆可謂卓哉聖賢之學者矣迨考亭朱子又集其大成而折衷之廣漢張子東萊呂子皆同心僇力以閑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濟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雖其為

說不能盡同而要為不詭於道者豈不皆可謂聖賢之學矣乎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賢之學所以為盛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物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立一代之所尚其學所以不足貴也人莫不有耳目肺腸也而莫不誘於高遠蔽於淺陋天之與我可以為聖賢者不能以自信也有能知性之具於已者不可不盡才之盡乎人者不可不充篤信實踐而本之以誠焉

雖未至於聖賢獨不可謂聖賢之學者歟吾友天台徐君大章非其學不學而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者也故名其所居之室曰知學嗟乎君子之於學豈徒知之而已乎知之則必能好之好之則必將至之以不止勉焉以求其至可也吾故推本聖賢之學與大章商略之大章亦尚有以教我而同底于成哉

天機流動軒記

浦陽戴叔能氏所居之軒曰天機流動者東陽陳先生

樵金華胡先生翰旣皆為之記叔能且謂其友烏傷王禕曰子能復為我一言乎禕惟二先生之言其旨不同而要各有所本叔能徵言於禕豈以二先生之言猶有未盡乎抑以禕言或能有出其言之外乎故久而未敢以復命雖然禕嘗觀於物察乎造化之理而得其說矣其敢終於吾叔能愛一言哉夫造化之理一至誠無息之妙而已易之為卦取象有八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八者為物不同而其為理同

一至誠無息之妙者也夫天確然在上者也而日月之代明寒暑之迭運其行至健未始或息也地隤然在下者也而草木之並育河嶽之悉載其承至順未始或息也山人見其為止也而物俱由以成未嘗息焉澤人知其為説也而物咸頼其潤未嘗息焉雷若有時而息矣而復于地中風若有時而息矣而升於地中亦未嘗有息也水洊習而常流火繼明而常照又皆不息者也非特此也凡物之有形於天地間者其消長禪續生生不

息舉無異於是焉其所以不息者何莫非至誠之妙造化自然之理也造化自然之理所謂道體也道本無體然體物而不遺故妙萬物而無不在與萬物相為用而無窮也吾故觀於物察乎造化之理而知為至誠無息之妙也中庸曰至誠無息叔能有取於天機流動意豈不謂是乎天機之流動豈非造化自然之理至誠無息之妙乎然而觀物以察其理察理以反諸身者學之要也故君子所以貴乎體驗之功也天之健也地之順也

吾因以充吾健順之德而自強焉山之止也吾因以成物而不倦澤之説也吾因以潤物而不厭觀水之洊習吾因以常德行觀火之繼明吾因以常中正觀風雷之恒吾因之以久於道而立不易方此之謂觀物而察其理察理而反諸身也反諸身者誠之之事也誠之之至則誠矣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自誠之以至於誠純而不已謂之與天合德可也嗚呼為學之要其有外於是者乎不出於是不足以成其德而叔

能獨有契焉則其體驗之功殆庶幾矣顧於禕言復有徵者豈自信之未篤而猶有資於人乎禕也於學益有志焉而鹵莽滅裂不能從叔能游於高明之域輒誦所知如此以復叔能叔能之所與游而密者宋先生濂亦禕之所師友焉者也儻過叔能幸為相與訂定之

陳氏萬卷樓記

臨海陳氏有藏書之樓曰萬卷樓其書之藏以卷計者不啻萬數而曰萬卷焉者萬盈數總稱之也陳氏世儒

家五季時自金華來居縣西之松里族大以蕃衣冠相繼至宋少卿府君始即所居作樓藏書逮其諸孫大著府君復新之入國朝大德間大著之季待制府君又新作之而聚書亦多矣樓為楹間者五東西兩偏皆實以書虛其中以為賓客之所登覽而歲延名師集弟子肄業於樓下宏壯而亢爽四面豁山環繞如拱下臨廣池荷芰交茂其北則忠順堂存焉待制之孫楧子儁頃留京師予辱與為友嘗以記見屬會予南歸不果為子儁

尋以使事至錢唐復請予記乃為之記曰載籍者先王道術之所寓也文藝之文箋疏傳註之説諸子之述作歷代史氏之紀録以至天文地理歷法律數權謀兵略字學族譜之傳星官藥工山農野圃旁行敷落虞初稗官之遺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託遠山鑱家刻浮誇詭異之詞章皆三皇五帝以來下更秦漢以迄於今聖人賢者魁傑之士鞠明究曛竭精殫思各推所長而載之於此可謂博矣然於天地人物小大精粗之理修身理人

家國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故莫不具在反而取之又不可不謂之約也故為學者於凡載籍求之必博而取之必約求之不博則無以極其廣而於道術之分裂不能會其異而攻其偏取之不約則無以守其要而於道術之純全不能得於心而推諸身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學而至於能約而有得於心則道在我矣在我者重則外物不能累我矣苟能推之則大可以用天下國家而小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矣如弗用

焉則又將以吾而得於心者託之言語垂諸載籍而已矣嗚呼此君子之為學所以有賴於書也今陳氏之所藏書無所不備而陳氏之用於世皆書故也近而論之大者以宏材碩學擢倫魁躋膴仕為時名卿待制以雄文奇烈卓然樹立尤一代之偉人既皆見於用矣而書故在也是以子雋尊父員外君克謹其承享有禄仕以子雋兄弟益祗厥紹方嚮進用詩書之澤實有衍哉陳氏子孫遊斯息斯俯攬遺編仰瞻華構念前人積累之

不易而繼嗣之惟謹肆力於學固有所不能自已者矣

予故因子雋之請為著其説特詳云

思嫩人辭後記

思嫩人辭一首吾友宋景濂氏所著其著此辭益深閔

東萊成公呂氏之學不復講也嗚呼呂氏之學可不講

乎夫自唐虞而降七聖所傳洙泗而下四子所授斯道

之統由周衰以來不絶如綫大抵溺於訓詁辭章之習

者不能究道德性命之原怵於權謀功利之術者無以

建禮樂刑政之本而又異端邪說橫流錯行其間而不可遏道之不明亦既甚矣歷千數百年至宋東都而後河南二程子出始續其既絶之統斯道賴以復明及南渡後新安文公朱氏集聖賢之大成而廣漢宣公張氏以及吕氏同心僇力以閑先聖之道三氏鼎立皆奮然自任以道統之重者也維吕氏自正獻公踐修相業其子滎陽公實受業程子之門奕世載德是生成公本諸家庭文獻之淵源博諸四方師友之講習其學以孝弟

忠信為本收歛持養為要會諸理以成身推諸已以成物凡天地之運化萬物之糾紛世故之推移人事之始終悉加尋繹夙夜靡遑其著書立言皆以羽翼六經而尤長於史無非明民至理經世大法推而廣之足以尊主而芘民引而遠之足以立教而垂世葢稟之既厚而養之者復深取之既博而成之者復備究其所至葢庶幾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故其與

朱張二氏同功一體均為道學所宗師迄于今茲其能使大道以明而人心以不蔽學術以不繆者伊誰之力也嗚呼吕氏之學可不講乎吕氏定居于婺至成公益三世故婺於公為闕里公之没已百五十年年運而往前修日遠後生晚進能自興起以圖繼其廢墜者曾寥寥無聞焉景濂生公之鄉特起而拔出其學博其志篤恒以吕氏之學不講為巳憂而不勝夫景行之思思之不可見故辭而著之託物連類婉而成章其意益惓惓

焉是殆將以呂氏之學為學者乎禕與景濂居同郡學同師而竊亦有志斯事故景濂此辭既成即書以見貽嗚呼前修遠矣墜緒茫茫懸千鈞於一髮使之既絶而復續不在我後人之自力乎昔者竊聞之公常誦程子之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其立志葢如此然則欲學公之學者其可不志公之志哉因疏其說於辭後既以復景濂且用自勉云爾

錢清江浮橋記

錢清江古名浦陽江俗名小江在山陰東北五十里江北則蕭山境也禹貢三江既入韋昭注三江者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十道志云婺州浦江一名浦陽江蓋江之導源實出於此北流一百二十里入諸暨溪又東北流由峽山直入臨浦灣以達於海十三州志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自臨浦南通浦陽江亦謂由臨浦而北則達浙江而入海也而酈道元水經注云浦陽江導源烏傷東逕諸暨東流南屈又東迴北轉逕剡縣又云浦

陽江東北逕始寧又云東逕上虞烏傷今義烏浦江乃其故地謂之導源信矣始寧即上虞剡縣今嵊縣信如其言以為東迴北轉則是自山陰會稽泝曹娥江由上虞至嵊縣也非也又云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歸海餘暨即諸暨距餘姚二百餘里謂餘姚西北浙江入海亦非也又云臨平江上通浦江下注浙江臨平在浙江之西其源殊別謂浦陽江與之通尤非也益道元之論以謂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故川舊瀆難以

取悉又未嘗身履浙江以東故其誤如此案地理志柯水東北逕永興東與浙江合謂之浦陽江永興即蕭山而山陰北二十里有柯橋其下為柯水注于江然則浦陽江發源浦江逕諸暨入臨浦而後合柯水由蕭山以達于浙江而為海古今葢不易也其復名錢清者後漢劉寵作守郡中大化及去山陰有五六老叟人齎百錢送寵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尋投諸江故後人因名江曰錢清今俗唯稱錢清而不復道其為浦陽者地因人

而著也江自臨浦而東若干里是為柯水所注即所謂錢清其地控驛道而江流至是勢以益大又潮汐之所經操舟而渡動致覆溺舊有浮橋蓋比舟為梁以濟不通而近歲廢不治厲深濟盈涉者告病至正十七年秋寧夏吳君以憲臺行軍都鎮撫分鎮蕭山山陰兩縣覩橋之廢慨然嘆曰是不亦有司之缺失歟亟命裒民戶之義助斥公帑之羡儲計其物力度程而新作之凡為舟十有二上架板皮相屬以為梁其長三百有六十尺

廣十有七尺聯之以鐵絙絙如橋之長而維其兩端於南北隄使舟常比而梁常屬與波濤相上下雖水湍悍而往來者固無虞人莫不以為利也橋成衆欲書其事於石以永君惠而以文屬之禕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橋梁之修有司之常事耳今會稽憲臺治所號稱會府而錢清當四會之衝橋以濟人厥繫斯重乃皆坐視其廢曾弗之顧君方挈兵民二枋以護臺治威望素著而且以惠利及物為先務故

玆橋以廢為成有所不難夫焉可以有司之常事例論乎是故門關道路廬館舟梁修除以時非直為觀美也凡以通國野敬賓旅恤老幼遷有無實三代為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當時覘陳議鄭皆不越是而近世亦有以驛傳橋道觀人者今君之於橋役不以諉之有司而汲汲力成之其可謂善為政矣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是役之成固不宜於不書違故備書其事而并考夫地理之沿革特詳焉君名穆爾古蘇字善卿起家進士調

紹興録事司達嚕噶齊今擢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經歷仍留鎮山陰蕭山云

青岊山居記

青岊去義烏縣南十里其山由東陽兩峴峰西來三十里至于龍門勢益穹窿由龍門而西又二十里是為青岊至是山支為二南支則重巒疊嶂北支則崇嶺峻嶠皆迤邐西行方二支之分也有山從中出峰阜圓粹纍纍若聯珠曰齊山而其勢遂畢南北兩山勢相環護左

昂右伏當其前如龍虎齊山儼然而中居齊山之陽坦為平壤廣袤可一里民居廬襍處其間者皆傅氏其外繞以雙澗澗源出於二支之所分夾齊山而出至是乃合而為一行二三里與羣水匯為大陂曰新塘而塘適當西山昂伏之會塘外復有一小山巋然特起若遏水之衝者大抵雙澗之外兩山之間陵谷幽邃川原夷曠而草樹甚繁茂雅宜為隱者之居初傅氏有以才學顯聞仕為侯官主簿曰光龍者與予祖母為同産故傅氏

予外家也至正乙未之春予始至焉愛其雙澗內屬兩山外拱清淑之氣若有所鍾乃即傅氏居旁度平壤之中買隙地數畝結屋居之為屋僅三數楹間屋外植以竹木右偏別為小軒度書其內讀書之餘出緣澗而行南澗水稍深昌蒲生石上與異草青翠相錯絕可愛北澗石淺稍雨水激石面聲潺湲輒不休有老梅數株偃蹇橫岸側由雙澗所合直兩山之間而西望金華芙蓉峰近在目睫可攬也予於是居而樂之若將終身焉或

謂予曰仕與隱其趨不同也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特惡不由其道耳吾子學先王之道且將為世用胡為而遽言隱耶予告之曰仕隱二趣吾無固必也十年以來吾南走越北走燕而惟利禄之是干其勞心苦思殆亦甚矣是豈志於隱者乎今天下用兵南北離亂吾之所學非世所宜用其將何求以為仕藉使世終不吾用吾其可以枉道而徇人則吾終老於斯益研窮六藝百家而考求聖賢之故然後託諸言語著成一家之書藏之

名山以俟後世何不可哉君子之行止視時之可否以為道之詘伸是故得其時則行守窮山䆳林而長往不返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汲汲於干世取寵勇功智名之徒尚入而不知出者亦非也一山之隈一水之涯特吾寄意於斯焉耳吾之行止安敢固必乎哉或者無以詰因疏其言揭諸壁間為青嵒山居記

龍泉王先生祠堂記

君子之制行不以出處為間而能忘已以為人其可謂

志於仁也已夫天地萬物舉吾一體仁者之心也故凡人之顛連而無告者苟吾力足以振之則務以推吾志之所為而所居之地始不暇計古之人葢有處畎畝之中而以天下自任一夫一婦不獲其所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者非其志於仁故歟是故身不必尊也要其心之厚於仁人物不能俱使其盡性也要其仁之不忘於其心君子之於仁如是而已爾嗚呼古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有若龍泉王先生者不其庶幾於此乎先生諱毅字

剛叔别以木訥自號夙禀異質篤志問學早從上饒鄭
君原善游既聞聖賢求仁之方及登金華許文懿公之
門又有得乎理一分殊之旨所學一出於正教授鄉里
戶外之屨至無所容講解經義於天理人欲勝負消長
之際尤極懇切感悟者或泣下鄉邑化之皆薫為善良
人有善稱道之不置有不善引而教之納諸無過之地
乃止其鬬爭不能直者不求直於有司而取直於先生
之一言卒悔服而去會歲祲先生勸邑長發閭右之羡

粟以賑餓者全活數萬計有以患難疾苦來告必竭力營護而拯捄之斧鑕在前弗卹也葢其飭已厲志動以古人自擬其心恒皇皇焉務推已以及人視凡物之失所若已不得辭其責者其風槩節操雖古篤行之君子何以尚之至正甲午盜起旁縣良民被害甚先生領鄉兵往禦之里井恃以為安夫何遺孽之未殄者陰設狡謀而先生竟不幸遇害矣嗚呼先生隱居約處非有當世之責也而忘已以為人如此謂其為志於仁非歟或

者顧以出位訾先生其亦淺之知先生矣先生之心世固孰能明之歟先生之沒門人胡君深既勒兵討賊申復讐之大義又與章君溢等即其所居葢竹里為祠以祀之則禮之以義起者也祠之建在乙未之歲屋室規制完飾具美且合財置田若干畮用其入為歲時祭享之需祠之所宜有者靡不畢具於是胡君章君乃以記屬於禕夫以先生畜德乎道以化於其鄉沒而獲祭於社固為無媿而門人弟子尊其尊賢其賢以致謹於祠

事其不足以矯末俗勸後世哉是用推述先生學行之槩刻諸牲石以詔來者其詳已見金華胡君翰所為墓志宋君濂所為家傳兹不悉書

王氏鳳林亭記

鳳林亭吾王氏之所作也鳳林鄉名在義烏之南鄙故老相傳嘗有鳳凰至因以名其鄉今來山之陽復有小山巋然起於平壤之間即其地也王氏之先太原人唐末五季之際有諱彦超為節度使者自會稽來居焉是

為始遷之祖厥後子孫日蕃以衍至宋皇祐五年固登
進士第仕為恩陽令義烏有進士實自恩陽始而禕之
十世祖宣奉公悅九世祖正議公永年逮七世祖中散
公寧朝請公寅復自鳳林遷居縣東之沙谿其分適他
邑而顯者在金華則尚書莊敏公師心丞相文定公淮
在浦江則太常忠思公萬皆同出於鳳林而鳳林王氏
之盛號稱衣冠家著聞東南矣若吾族之世居鳳林者
雖不表顯以自見而能以詩禮相傳襲守其家業而不

隕宋之季年嘗即山之麓作亭焉以為宗族歲時之所會聚即所謂鳳林亭也歲久而亭廢今族子德生又因故址而重作之遵先志也嗚呼王氏之居鳳林鳳林之有王氏四百餘年於兹矣林姿谷態藹然如昔曾不與時而變遷凡吾族人遠近親疏固有間也而追念厥始千百人之身同出於一人之身初曷有親疎遠近之間哉登斯亭者觀夫水之有源木之有本尊祖敬宗之念孝弟之心其必油然而生矣且吾祖宗奕世載德厥維

深厚故其澤延于今愈久而愈緜所謂德之厚者其流光也我後之人纉承遺休繼迓先祉有引而弗替必將圖無媿於前人或以功業而名世或以文章而華國出為邦家之瑞而羽儀於天朝豈非所當自致者乎雖然豈惟吾族人凡鄉之人之至於斯見夫原之深而流之長也本之茂而末之昌也歆豔之意不能自已其不奮起作興思致於光顯而求儷美於吾王氏乎詩曰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

于天子此禕所望於吾族人與吾鄉人者也書諸石以為記用以告來者云

醉經堂記

中山竇君伯輝有讀書之堂名曰醉經故國子祭酒富珠哩先生君所師也名實其所命且嘗為之記而文軼不存今戶部尚書貢先生於君為同舍生續又記之而論或弗及詳於是君復徵言於禕禕惟聖人之道猶通衢之尊也酒注於尊而尊設於通衢人之過之者咸得

挹而飲之隨其分量莫不有獲而沾醉焉人之於聖人之道也亦然其至焉者造其深而樂之猶能飲者之飲其醇而多也其未至焉者涉其淺而好之猶不能飲者之飲其醨而悉也或飲而多或飲而少而莫不獲醉焉由人之分量淺深有不同非道於人有淺深也然則聖人之為道也曷從而求之曰求之經經者聖人之道之所載也易以明陰陽書以紀政事詩以理性情春秋以示王法禮以謹節文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法皆

於是乎載焉所謂道也窮經以求夫道味道而會諸心心與道一融液而無間則自得之妙莫有知其所以然者矣斯不亦醉經之謂歟今君年既艾而學不倦累官郡博士所至以經術教授弟子見推儒林蓋其有得於經深矣其於聖人之道不猶能飲者之飲其醇既多而沾醉歟漢世儒者或皓首不能窮一經汩於訓詁而昧其指趣故也是故訓詁經之糟粕也汨訓詁以求經猶啜糟粕以求醉其有醉焉者幾希矣吾是以知君之於

經其所得者為既深也承學之士來登斯堂者尚亦知夫淵源之懿也哉禕於二先生無能為役姑誦所聞復於君以為後記

大事記後記

東萊先生呂成公躬任斯道之重諸經既皆有所論著而於史學尤長其用古策書遺法作大事記誠史家之大法也當時朱文公葢深服之謂自有史策以來無如此書之奇者初公為是書務存古意故其與解題各自

為書今用春秋經傳相附之例以解題附見於各條之下雖知非公之本意而庶幾習其讀者獲便於觀覽間竊以臆見復加蒐輯而補其一二不韙之罪則固所不敢逃也

靈谷書院記

靈谷書院在壟湖山中壟湖者貢溪之名山崇峻而幽邃最為奇勝與龍虎山相距十五里相傳昔有學仙此山者常見羣鹿飲湖水壟鹿之大者故山以得名由饒

嶺之阿從山阯東陟有大石中判離立澗隈作門焉曰
龍磎關由龍磎行數十步北過澗兩崖壁立從崖隙仰
見青天如橫石梁白水兩道迸落厓底蜿蜒數仞若龍
狀曰青天白龍由澗北往東行俯瞰靈湫湫前百十步
兩石偶立如削者雙劍石也逕折經石下邐迤過濯纓
澗澗流至是泓渟而深洌可濯可沿過此而行稍就夷
曠有雋峰出澗南峰下石室可坐數十人別取道涉澗
乃至其處曰得道岩有仙者祝氏嘗居之又東過雲門

隔澗列嶂如幨幃其下有石拔起數十丈綽約秀整狀若飛仙澗左群石盤據為臺遥睇飛仙石如將迎之曰迎仙臺至是徑阻絶勞攀躋折而少南徑出臺上俄而回眄向所見飛仙石乃在下矣復東去逕益峻風泉益駃有大石約十許圍高可四五丈崷崒峙澗北其阯無所附著曰飛來石自是長林喬木蒙密蔽翳行二三里復有兩厓削立瀑流潰薄下注者峽口飛泉也稍進有門曰雲雪之關入關度橋曰問津而橋北則為壓湖矣

湖東北築堤灣環如偃月曰駐鶴壇壇北有屋曰天游菴由庵東南入桃坪遡澗流西轉澗側皆對桃塢紅泛波演漾可愛曰流花嶼復益西入广中壤土甚膏潤異草萃蕁曰玉苗塢塢西行百步攀援而上有亭翼然攢巘疊巘皆在履屐下而仙都闤闠平疇遠水參錯乎烟霏渺莽間舉在目睫曰一覽亭又北經庵後上凌絶巔望彭蠡瀲灎如杯雲林三十六峰若薺在地自山阯至是約行十餘里而山之峻極矣乃循來逕還庵前沿澗

東行北過漱芳橋入東谷兩山相並如負扆其内則廓然以虚所謂靈谷也入靈谷而望第見峰巒旁拱清泉恠石與古樹長蘿相映帶邈然若與世隔而書院在焉書院者里人桂先生之所建也初桂氏在其鄉最為著姓自司空公顯于五季之世其後往往擢儒科躋仕籍詩書文澤繼繼繩繩凡十世而先生出焉先生諱本字林伯承家學之淵源覃思經術推其所得托諸述作以衛翼聖賢之道其所著有四書通義五經統會三極一

貫圖金精鰲極類纂道統銘等書皆能致力於前儒之所未及而自立於不朽者也故其講學玆山知道之在已者為既重而不以世好動其慮一時學者翕然從之游書院所為作也書院成於延祐中為屋三楹間東為端㮇齋西為鈍齋而講說棲息暨庖湢之所咸備焉自昔君子之為學必居乎深山幽遐寥闃之境紛華盛麗無所接於耳目故能精神澹而志慮專而於道為有得也宋如臯胡公翼之及平陽孫公明復奉符石公守道

實相與讀書泰山者十年學既成矣故出而用世皆卓
哉聖賢之為道者也今先生之居茲山可謂古人之為
學雖終隱不出為世用而其立言亦足以紹前哲而垂
後昆其於聖賢之道復何媿焉且廛湖之東有象山者
陸文安公之所講學也陸氏之學簡易正大然與新安
朱氏並立而異趨先生固繼陸氏而興起者而所學則
本之朱氏為多葢庶幾會朱陸之異而同之學術之懿
不其有可徵者歟嗚呼九原不可作矣而先生之子孟

元方尤力學善文章號能稱其家自先生没元方與其徒仍講習於兹麗澤之益久而不替何其盛哉元方屬余書其顛末故為之記而并道夫山水之勝俾來學者知其所自云爾

雲林小隱記

金谿葛君孟桓為余言其所居在雲林之北雲林者其邑之大山有三十六峰峰各有名曰白馬石諸出雲三峰又諸峰之雄俊而拔起者也山之支岡裔阜蜿蜒邐

迤散出而錯峙數十百里間為高丘長壑參差相屬往往形勝迴合而風氣融會故凡厭聲利嗜閒曠者莫不宅幽據勝樂居之其地有曰太平原者兩岡互嚮重阜外拱而溪流出其中谿之旁岡阜之麓大底丘壑深邃土壤夷衍又多修篁古木相掩映居其間者皆鄧氏吾家世居葛坊距此半舍頃歲避地而來即鄧氏之偏結屋定居焉吾居在溪東而溪之西為吾弟仲躬之居即所居而南望所謂白馬石諸出雲諸峰者相距十許里

秀色爽氣可攬而致也於是吾居焉而樂之朝出晡夜歸讀古人書或釣或游以適吾適而吾父又棄官學道築菴雲林之原相去六七里可早晏候溫凊以盡子道又吾之所師友者有桂君叔臨善為詩而尚風操與吾居甚邇尤便於斸切而不至為庸人之歸吾何求於世哉逍遥於茲隱約以終焉不啻足矣好事者因題吾居曰雲林小隱願有以記之盍孟桓之尊父起家風紀而季父發軔儒林俱為時名公及孟桓兄弟又篤學有文

循謹雅飭能稱其家余託交其父子兄弟間既久不爲之言得乎漢范滂之稱郭林宗有曰隱不違親貞不絶俗而史言林宗有至孝其親欲使給事縣廷又舉有道皆不應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激論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墨孟之徒不能絶也孟桓嘗用薦者授儒學官不就事其親以孝聞且馴行素爲鄉里所推服然則滂之稱林宗者固所爲孟桓稱也而余復何言耶因念往年客京師危公太僕嘗示余雲林記其道三十六峰名狀

甚悉余讀而愛之恨不身至其處太樸因言其居在白馬峰下門與山對當雲霧收斂時羣峰前獻如列簾可歷數他日儻乞身歸老子幸訪我相羊泉石間一一指以相告庶知吾文為不誣也嗚呼危公不可見矣今乃為孟桓記斯居其亦有慨於余心也哉

楊氏義塾記

古者二十五家為閭閭有塾里居之有道有德者為之左右師而閭中之弟子學焉其為學也事父母親師友

睦族婣幼則洒掃應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也長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於是焉朝益而暮習其苟未出而從仕未始離乎塾也若夫庠序則歲時以屬其民行射飲讀教法序齒位而書其德行歿事則復返於塾焉蓋教之於塾所以敦其孝弟之本養其德性之知而屬於庠序則習容閑禮考德問業以觀其材以驗其用是故去民愈近則施教為愈密凡屬民歲讀法州長僅四等下之則黨正七族師

十有四而里胥殆無時焉以是知民常在塾非出而仕不離乎塾也惟夫民聚故教易成而人材以多俗化以美此三代所為盛也自後世學制廢民散無所繫往往越鄉違親以就學而其學亦非復古之所為學矣於此有人焉即其里閭建塾立師聚其鄉之子弟而教之不猶三代之遺意歟處之松陽有楊氏在其鄉世以好義稱所居曰西谿自其父祖皆有志建塾而弗克遂至文煥字景堯知學而尚行乃祇紹先訓即所居之近度閑

壙之地創為屋廬其中為寢象夫子燕居而前為論堂堂左為室祠范文正公朱文公又左為齋曰主敬為弟子之所肄習堂右為室以祠其祖父又右為齋曰守義為師友之所棲息高門外閎重圍四周庫庾庖湢及凡器什莫不具完葢其經畫者累年而以歲庚子某月日告成割腴田百畮隷之以二十畮供祀事八十畮以給其師其田之入悉入於塾楊氏皆勿與又置田二十畮别儲其入以濟族黨之窮乏者郡士桑君天定嘗為其

縣文學延禮為之師子弟之來學者恒數十人事聞大府為蠲其田役而部使者復移文奬厲之規制之詳幾侔於庠序矣嗟乎學制之廢已久況乎邇年干戈相尋而儒服俎豆之事舉不暇講楊君乃獨倡為義事圖以淑其鄉之人使為成材而備國家之用藹然有一家三代之意此固君子之所喜聞而樂道者也楊氏之鄉友薛君益為之來取記余故推言古制而書其成役俾刻諸石以告來者焉

心迹雙清亭記

上清程外史即其宫東偏青雲墩之麓作亭焉初雲屋陳君嘗建山居其所久而以𤰞廢希石黄君繼即其所作懐雲山居壬辰兵燹復廢不存外史之亭所為作也亭凡三楹間高可數仞絫石為阯崇亢而踈敞遥對麾湖琵琶聖井諸峰層巒疊嶂如翠屏排空杳在天半藐姑象山隱如隆如出其東瓊林仙巖或起或伏列其右羣山秀色可攬而致也前臨大溪縈紆如帶而俯瞰瓊

臺琳館浮丹湧碧掩映於林霏蒼莽間亭之四周大抵長松修竹蒼凝翠結錯雜相蔽虧林飈徐興振發天籟而玄猿白鶴清響互應游其間者疑為真神仙境非復人間世也客有語外史者曰吾之游斯亭也盪開靈襟助法神觀恍兮惚兮如神行萬物之表而情超八極之外意者列禦寇之御風莊周之天游殆不是過心之鬱者廓然以攄迹之累者超然以舒是可謂心迹雙清者矣盍即是以為亭名也外史曰噫子之言就子之所得

言之耳抑吾之所聞者非是之謂也謂吾果有心乎吾心泊然其猶太虚耳止水耳日月之明不能燭其微鬼神之靈不能測其倪雖吾亦不自知其主宰我者此也是可謂之有心乎無心乎謂吾果有迹乎吾雖不能不與物接而固未嘗物於物也當吾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游於無物之始而無所窮止雖吾亦不自知所當止而止矣是可謂之有迹乎無迹乎心與迹俱無矣而果孰為清乎且吾聞之心迹俱無者至人也至人無

已已不有矣於心迹奚取哉吾之所造非敢及是也然即是論之與子之所得者不其有間乎雖然吾之作斯亭固將與衆人同其得耳子之言吾安敢廢也乃遂以名亭而并述客語以為記外史名元翼字南寅程姓游京師嘗侍祠竹宮居久之出領鎮江县觀事遂加號真人遷領杭州顯應觀尋棄職還居上清云

鄭氏水木居記

鄭子夔先生家於安仁縣西十里高嶺之陽大田衍原

其平若掌一望彌數里而小溪出其間縈紆如帶曰朱溪朱溪之流南入於大溪曰雲錦溪當春夏時溪水泛溢舟檝可通也朱溪之上喬木陰翳蒼然相蔽虧而鄭氏之居在焉先生諱禕曰昔者吾友豫章胡伯友氏學行之士也與吾游而爲嘗名吾居曰水木居而虞文靖公揭文安公皆爲之賦詠上清方方壺外史又從而圖之吾之家居也坐緐陰臨碧湍水木之清華接於耳目而會於心者無時不在也自兵興以來所至焚燬鄉井

丘墟而吾故居蕩然矣於是吾旅食於外者久之戊戌之歲始返初服誅茅以為廬庶將優游而終老焉水清木華向之接於耳目者故在也而諸公之篇翰廢軼不存矣吾寧無有慨於心乎子幸為我述其意時時覽觀焉尚或有慰也褘自頃歲獲定交於先生先生之詳能知之葢其早歲即受業於鄉人李君仲公李君之學本於濂洛而兼尚乎簡易之說封殖深固踐履堅慤可謂聖賢之為道者也先生從之久其所得者可知况虞揭

二公以一代文章宗工而先生又皆及其門聲光氣習之漸染尤非他人所能及用是江東西間名譽藹然著稱焉然其重自韜韞不苟為進取所蓄者厚而發之薄所用者宏而出之微於是今也年踰六十亦無復當世之志矣宜其即平生藏修游息之地隱處以為樂而感今懷昔之情有不能自已也昔者詩人美賢者之隱處是故考槃之詩作焉其首章曰永矢弗諼言其樂之弗忘也其次章曰永矢弗過言其樂之不踰也至於末章

又言永矢弗告則其為樂有所獨得且不復以告人矣褘方與時浮湛入而未能出聞先生之風深用自媿他日或相從水木之間而載賡考槃之什獨得之樂儻能告我乎哉姑志此以為記

開先寺觀瀑布記

廬山南北瀑布以十數獨開先寺所見者最勝開先瀑布有二其一曰馬尾泉其一在馬尾泉東出自雙劍香爐兩峰間為尤勝或曰瀑水之源昔人未有窮之者或

曰水出山絶頂衝激入深澗西入康王谷為水簾東出香爐峰則為瀑布也十一月十八日日南至余約郡守吕侯肩輿十數里至開先主僧志一作丈室未成邀坐茅屋中乃訪漱玉亭卻至龍潭石峽口由寺至亭可二百步由亭至峽口僅數十步葢自遠觀之瀑布出自兩峰間如瀉天半由近而觀則二瀑下注匯為重潭潭水出石峽乃為溪循山足東流以入於彭蠡當峽口仰望但見水從潭中出巖谷回互二瀑所從來不可復見矣

峽石上刻青玉峽及第一山字大二尺米芾書也石間多題名石枯字畫淺初不可悉辨命左右掬水沃之字乃見大率宋南渡後人其人無聞者居多可識者纔十二三因慨君子惟植節砥行乃可不朽苟不出此雖托名岩石未久人不識也又從石壁間讀淳熙中郡守禱雨神龍示現事一公為余言歲春夏交大雨後瀑水盛潭遽溢積葉墜梗皆蕩滌去不留謂之龍洗潭或歲旱人來取水潭中禱龍神輙有應至今常然回坐亭址上

亭廢已久亭下池亦為石所埋初寺僧作石霤接潭上引水至寺中給庖湢又鑿石作此池即蘇長公賦詩處也徑八九尺霤水從潭上來流入池乃從池中復入霤以去而石霤廢亦十五六予命一公葺之一辭力弗贍也明年三月廿六日雨初霽郡中又無事復約吕侯及通判羅從道幕賓徐君弼姫執中星子令葛俊德游焉比抵寺諸公皆先詣一公余獨徑往潭下坐石上瀑水方怒瀉奔騰盪激聲震如萬雷令人心怖神悸股戰栗

不休頃焉諸公至見余獨坐又顔色變皆拍手呼大笑然水聲澒洞呼笑聲亦不聞也寺僧云龍適洗潭矣於是一公丈室已完又作竹筧接石霤引水過階除下清駃極可愛余命取水煑新茗一公謂近從後巖下得泉一窪以煑茗味比瀑水乃倍佳試之果然暮乃回六月十日余被召將赴京念人世行止不可必萬一有他累則清游不復得因與郡人段謙曹元同泛過落星湖約得路之半舍舟以行一公與光應知余來遠出迎乃與

二僧攜手行至招隱橋坐橋上橋在寺前五十步潭水為溪所經也其西東松杉楓杞蒼翠色掩映從對底望鶴鳴諸峰高出對杪僅尺許隱然如畫圖中見又從對隙見巖腰采薪人衣白大如粟初疑此白石耳有頃漸移動乃知是人也橋下流水觸石瀧瀧鳴塵慮俗想蕩滌殆盡久之不能去乃造一公所眎余其所賦詩又出楞伽經使予讀讀盡卷頗悟微旨一二應公者戒行清峻略涉書史年且老不欲他走一公邀留與同處郡中

亂後無讀書人可與語余因數與往來一公請予詣潭下是時久不雨瀑布流且絶余指筧中水謂曰此水一耳何必復往也是夕宿寺中夜半雨大作比曉余未起應扣門告曰瀑布流如故矣盍亟起觀之余欣然攬衣起倚闌睇視良久日初出紅光徑照香爐諸峰上諸峰紫靄猶未歛光景恍惚可玩不可言也應因誦李太白觀瀑詩又誦笑隱題太白觀瀑圖詩余笑曰安知今日無太白耶胡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比午乃還一公間

為余言開先者舊傳梁昭明太子之所棲隱南唐元宗在潛邸亦嘗讀書於此招隱橋其所造也後歸踐尊位乃即此造寺故以開先名有了岩和尚者實開山宋以來住山者皆名徳寺前有松每株大數十圍佛印元禪師手所植近時南楚越公乃盡伐以建寺見者惜之而寺今亦為刼灰矣豈非數乎一之居此所願圖復其舊而適此大法凌遲有志未遂幸丈室苟完聊安餘息而已公尚丐我一言以記之吾之願耳余諾之未果為也

游白鹿洞記

余到郡已數月欲至白鹿洞甚渴左右為余言往時荊棘塞路不可往頃因伐大木往者衆路乃始通然路上虎縱横苟欲往非多擁騶從不可用是欲行輙復止會行省符檄郡府取大木余因挾星子令及都昌主簿彭能領丁夫與同往去郡北行十五里至羅漢寺路分兩岐由東入棲賢谷西則至白鹿洞也比至兩山勢回合當其合處澗水出焉過澗逾小嶺嶺有缺若闕門然入

關路循澗北並山轉澗南皆良田也約二三里乃至書院遺址正當五老峰下書院燬已十五年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濯纓其左又有石橋曰桃流過桃流則從列女廟登北岡岡上有大杉木六七百年物也有司今盡伐為御殿物矣於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從卒指殿堂齋廬及風泉雲壑樓故處以告甚歷歷慨想昔日規制不可見惟聞山鳥相呼鳴山谷虛餘韻悠揚恍類弦歌聲或云從此右折東南逾重岡行二三

里乃至所謂白鹿洞却從洞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尋真觀望水簾也不果往徘徊久之而還按白鹿洞唐李勃讀書處也南唐昇元中始即其地為學給田以食其徒所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學惟有四書院睢陽石鼓岳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二年皆賜白鹿洞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盡廢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為郡始斥其舊而大之又定為學規示學者來學者益衆而白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自後守其

成規二百年如一日也而隳廢今乃如此余亦無如之何也余嘗怪世之為佛老氏之學者其宮室一廢壞輒修舉之不旋踵豈佛老氏之學能盛於儒者哉蓋為其徒者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能必其成故也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常骫骳不自振不能以有為而聖人之道顧因委棄鬱塞而不得行嗚呼此其弊也非一日之積矣余於是益重歎之也

游棲賢院觀三峽橋記

五老峰於廬山爲西面即郡治北望峰如屏障蔽其後違郡治北行二十里轉五老東入巖谷中棲賢寺在焉余舊讀蘇次公棲賢寺僧堂記云棲賢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向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振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度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横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寺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每大風雨至堂中

之人疑將壓焉問于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葢
以一二數矣又聞蘇長公云廬山奇勝處不可勝紀獨
開先漱玉亭棲賢三峽橋為二勝棲賢寺於是廢已久
殘僧數輩皆出居田間左纛有僧曰惟賢頗通世間法
余謀於府僚俾之住棲賢賢曰俟吾結屋山中完公當
來游也七月望賢使來告曰屋幸完可游矣明日即偕
呂侯暨葛君往時暑甚輿夫暍屢從道旁石坎中掬水
飲至谷口日卓午矣未至橋十許步石巖下覯陸羽泉

乃至橋上從橋上俯視澗底亡慮百千尺或云以瓶貯水五升許從瓶嘴中出水縷縷下注瓶竭水乃著澗底欲試之不果又云橋魯班造葢謂賢經壯奇惟般乃能造耳非謂真造於般也距橋北十許丈有大石方整狀如棺橫亘澗底相傳嘗有孽蛟從谷中出水怒湧勢將壞橋時主僧有道行此神挽此石扼之蛟退橋得不壞過橋北轉行百許步澗水至是匯為深潭有龍蟄焉蘇長公詩所謂玉淵神龍近即指此也又相傳昔寺僧嘗

浸甋潭上俄失所在後有人從湖南來云甋從洞庭湖上出甋上有棲賢字可驗故知此潭下通湖南也此其言皆誑誕不足信已乃徑造賢公新屋下法堂故趾也至是五老峰乃巀然左出寺顧在峰後日方熾忽雲從谷中起俄頃雨已至有風南來雨復旋散日光穿雲斜照峰上巖谷石濕芒采相射宛然金芙蓉也賢公留余宿約明日謁赤眼禪師塔塔距寺北行又十許里巖谷深絕處也棲賢寺實禪師所創道場余辭與葛令先歸

而呂侯乃獨留賢請余重書蘇次公僧堂記余謝不善書又欲余和長公詩余謝不工詩則題游山歲月氏名遺之以附昔賢故事按次公以元豐三年夏六月來游時謫官往高安而長公至此則七年六月時自黃移汝送子邁赴饒之德興尉云

王忠文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忠文集卷九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徐汝雄

欽定四庫全書

王忠文集卷九

明 王褘 撰

記

自建昌州還經行廬山下記

八月余自京還九月以事行郡境二日泛左蠡揚瀾至都昌縣四日由都昌出彭蠡過飄揺沙宿蘆潭五日至建昌州七日回至蘆潭北風作舟逆風不可行八日復

至建昌九日舍舟取陸而還是日宿德安縣十日發德安西北行三十里至廬山下訪湯泉湯泉在路南距山阯不半里甃石爲池者五南一池極熱手不可探北四池水稍温人往往入其中浴然皆作硫黄臭余舊聞凡湯泉下必有硫黄惟驪山下者乃是礬也礬毒石本草云性熱入水水不氷蚕食而肥鼠食而死也又數里過醉石觀陶靖節故居其地栗里也地屬星子縣而星子在晉爲彭澤縣觀已廢惟有大石亘澗中石上隱然有

人臥形相傳靖節醉即臥此石上也按史靖節爲彭澤令督郵行縣吏白當束帶見之靖節不肯折腰小兒遂解官賦歸去來辭而歸義熙三年也是歲劉裕實殺劉仲文將移晉祚陶氏世爲晉臣義不事二姓故托爲之辭以去若將以微罪行耳梁昭明謂恥復屈身異代要爲得其心夫豈以一督郵爲此悻悻乎靖節既歸益放情於酒人知其樂於酒而固莫窺其所以然也或云觀南諸山即其詩所謂悠然見南山者也其旁居民多陶

姓云是靖節後又數里爲簡寂觀觀亦不存簡寂者陸修靜謚慧遠法師之結白蓮社也同社者十八人陶靖節陸修靜皆與焉遠公居東林在廬山北靖節修靜嘗訪之東林之近有虎溪遠誓不過溪或過溪虎輙鳴及送二人不覺過虎溪皆大笑世故相傳爲三笑圖或曰慧遠卒於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修靜歿於宋元徽五年丙辰年七十二丙辰相去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生義熙四年丁未慧遠亡時修靜纔十歲爾至宋

元嘉末修静始来廬山時逺公亡且三十餘年靖節死亦二十餘年矣安取所謂三笑乎或曰晉𦂳有兩修静也自蘇長公作三笑圖賛而黄太史以此三人實之蒲傳正劉巨濟晁無咎之流皆有所述陳舜俞廬山記其說亦與太史同此其是非固未决者也又循山下西北行未至郡治二十里為歸宗寺在金輪峰下山勢方凝然忽石峰從山腰拔起如卓筆高與山齊峰頂有舍利塔俗呼為耶舍塔釋氏書云佛滅度後所遺舍利八萬

四千散在人世龍宫皆貯以金瓶寳篋建塔藏焉東晉時耶舍尊者自西域奉舍利來八萬四千之一也於此建塔塔高若干尺范鐵爲之外包以石峰峭峻鐵石重人力不可施皆運神通力致之俗故呼爲耶舍塔耶舍亦與遠公社嘗舉如意無言以示遠遠不悟即拂衣去是時禪學未入中國而兆則已此見矣耶舍之去逕上紫霄峰紫霄又在金輪東也寺相傳爲右軍故宅有池水色黑曰墨池羲之之所洗墨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

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蹟豈信然耶今臨川郡城東有墨池南豐曾氏爲記葢深疑之以謂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意於山水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余謂以彼之可疑則此之不足信非耶宋元豐間眞淨文禪師住歸宗時濂溪周先生自南康歸老九江上黄太史以書勸先生與之游甚力以故先生數數至歸宗因結青松社若以踵白蓮社者又名寺左之溪曰鸞溪以儗虎溪其事爲釋氏所

傳世皆謂先生實傳聖賢千載不傳之統豈其有取於佛氏之徒而顧從之游甚者又謂濂溪之學受於壽岩佛者此又厚誣吾先哲者也余以爲不然大賢君子於其道既有得矣其於形迹未嘗以爲累也况先生之高致如光風霽月初無凝滞固奚必深辯之耶及淳熈中應庵華禪師繼主歸宗朱夫子時爲郡亦嘗與之游華公益臨濟正傳於大慧爲適孫歸宗雖非巨刹以屢爲名僧所居號天下歸宗今寺亦廢故基爲樹所蒙蔽不

可入余徘徊鸞溪上甚久日已暮遂復行數里宿開先寺明日乃還

南康六老堂記

彭蠡之上有山巍然而起凝然而止者曰廬山禹貢所謂敷淺原也後世匡裕結廬居之故名廬阜或云古有匡先生隱其上故復名匡廬而世又稱之爲廬山也葢自崑崙分支南爲衡嶽以作鎮荆楚既又分支者二東南爲五嶺而東北爲廬山山之延袤非甚廣也凝峙非

極高也而扶輿旁薄之氣來之悠遠聚之頓特鍾英精粹結體巉峭故望重於世而昔人以衡廬並稱之然其陰土燥石枯岡阜並出以扼大江東來之勢是爲九江其陽則千巖萬壑土水秀潤是爲南康當山之西來也其勢方崇而遽止爲峰者五嶄然雄絶爲五老峰五老之麓散爲羣岡皆蜿蜒南行二十里前臨彭蠡乃止其中一岡所止獨稍後南康郡治在焉即郡治而望之其左旁諸岡遡流前揖而右抱狀若城郭五老列其後如

屏障然相傳郡故濱湖為治其徙置今所實始於考亭先生文公朱夫子先生以淳熙六年來為守八年乃去官二年之間政効大著其遺愛之在人餘蹟之在物距今二百年故未泯也先生之去後人尊賢尚德之意無所表見乃作堂於廳事之東偏名之曰六老蓋以先生配五老而為六也嗚呼自天地開闢即有兹峰而南康由軍為路由路為府前後為守者不知幾何人而後人獨以先生與諸峰並稱是區區者誰實使之故嘗聞之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於孔子乃集其大成孔子一再傳爲曾子子思孟子而遂絶周子二程子復續其傳而道以南至於朱子又集其大成朱子之道所謂窮天地亘古今而永長存者以之配玆峰而爲稱固出於人心之實見非偶然也夫何十年以來兵火薦臻郡治廢毁久不加理禕來同知府事乃請於行中書省得屬州民屋之没官者五楹間建之於廳事之後因仍以六老之名名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固亦承學

區區之志也是役也前知府呂侯明今知府孟侯欽及通判羅君順理經歷徐君泰知事姬君權皆恊力贊成之元年歲丁未夏四月十三日則成之年月日也

南康二賢祠記

南康故有祠宇以祀濂溪先生元公周子考亭先生文公朱子曰二賢祠至正壬辰兵燹之餘祠廢者久元年歲丁未實樟至郡之明年始即其故趾作屋三楹間爲祠以復其舊周子朱子郡國之通祀也南康乃獨並列

而專祠之何也此邦二先生之仕國也因其過化之地而祠事建焉繫人心崇德化也按周子當熙寧初由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以屬疾且將改葬其先墓遂求爲南康尋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朱子以淳熙五年秋被南康之命累辭不允六年春三月乃到官八年春三月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次而去蓋周子在郡居亡幾何而朱子則居官者二年興學官建公廨蠲屬邑之租税立先賢之祠宇造石閘以捍水出官粟

以賑民遺愛餘蹟班班故在也此邦祀事之所爲建者豈特以二先生繼往聖開來學而承斯道之統哉昔之循吏固有既去而民見思爲之立祠者矣所以繫人心於無忘崇德化之有本㡯其在此殆未可與郡國之通祀例論也雖然二先生之道衣被乎天下雖萬世一日也葢聖賢之爲道猶天地之示人霜露日星無非至教川流山峙皆其儀刑隨寓而存初無間於今古邦之長吏與凡人士歲時奉嘗於斯萃止即其秉彜好德之心

擴而充之以求至於二先生之道斯可也嗚呼人生於兩間而與天地同體出於百世之下而與聖賢同心豈待強致而他求哉亦在乎反求諸身而自力焉耳況二先生之道具在方册學者自童幼而白首同所誦習者乎習矣而不著行矣而不察此則夫人之通病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是故奉其祠必也思其人思其人必也爲其道此禕之所望於後來而亦今日所當自勉者故爲記而僃言之祠在郡治之南三百步廟學之西一

十步前臨彭蠡而廬阜在其西舊有記石今毀不可考云

羽福軒記

姬山朔隱於上清山中作屋達觀堂之東偏而居之抱眞而玄覽澄神而凝思居常裕如也嘗題其軒之顏曰羽福其言曰人情之所願欲者莫重於福矣自吾視之其輕猶一羽然爾吾非咈人之情以其所重者爲輕也夫人以爲重而吾則輕視之則舉凡天下之重者不能

累我矣此吾之所以爲道者也他日客有過焉而語之者曰子之所謂福是世之所謂福也今夫世之所謂福者我則知之安富而尊榮位高而權盛耳目口鼻四支之所嗜慾無求而不獲無好而不遂也此其爲福也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必得者也今子獨儗之爲一羽此其自待也重待物也輕庶幾知道者乎雖然未也徒知福之爲福而不知非福之爲福不可也夫福與禍相爲倚伏者也福之厚矣禍未有不從之者也吾且與子論

非福之爲福夫軒冕人之所榮也而吾視之如塗泥爾金玉人之所愛也而吾視之猶土苴爾岩居而穴處寂寞以爲宗也草衣而木食澹泊以爲生也攻苦守約人情殆不堪焉若是者世之所謂非福也而吾則以爲福焉何也吾之道本大故也噫非福而以爲福雖謂爲無福可已無福已子尚奚得而擬之乎夫以福之福爲福雖視之輕猶有累乎物之意也以非福之福而爲福則且與道而爲徒矣尚奚外物之累乎雖然未也吾聞之

古之至人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天下之故不能以相攖是之謂自亡其心蓋其心猶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然若是者福之福與非福之福皆無所用矣夫人之所本者身也身之所主者心也心與身既不有矣而奚取於福福既無用矣又奚擬於羽乎吾尚冀子之進於是也茍進於是焉則子之名斯軒者吾其無取乎爾矣姬山朔稽首謝曰先生之語我何其至耶吾將著之朝夕因之以自進也客乃次第其語以授之姬山朔者

周艮初姓名之别稱其字曰白士有道之士也嘗與客爲方外交客爲誰金華山人王褘子充甫也

重建徽國文公朱先生家廟記

徽之婺源文公先生子朱子父母之邦也先生之先家歙之黄墩唐天祐中八世祖以官留居婺源今州東萬年鄉松岩里其世所居也蓋自吏部公當宋宣和建炎間歷建之政和劍之尤溪尉因葬其親於政和而生先生於尤溪由是僑居建劍之間吏部之卒復葬建之崇

安而先生遂定居於建矣先生生於紹興庚午既登進士第至淳熙丙申屬于祠家食兩嘗歸婺源展省邱墓宗族而去當丙申之歸也先壟松楸已傷於鄉人而與鄉之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則故居已不復存厥後事異而世殊故居之遺址亦非朱氏子孫之所能有矣入有元且三十年五世從孫光始以訴於浙省閫憲又將三十年而吳郡于侯文傳守是州兩府乃以其事諉之然後故址以復且請於朝用顔子孟子故宅立廟例立

朱子家廟於其地得旨如所請而家廟以建廟成之歲爲後至元乙亥上距先生之殁一百三十有六年矣然廟雖成而無田以爲祭朱氏故所有田百畆久占於富民光復以爲言繼而茶陵李侯祁佐是州爲之經理而盡復之始得用其田入以共祀事而五世適孫勲實自建來歸奉祀焉至正壬辰州燬於寇廟亦不存甲午權知州事栝蒼葉侯琛庚子守將鄱陽余侯椿兩嘗新之皆旋毁於兵燹今元年丁未金華程侯斗南字彦梁爲

守之明年也州事既簡乃議爲之重建鄉之人士咸樂輸材薦工以佽助之爰即故址以基以搆廟室中嚴門廡如列規制之備悉視其舊而加整飭焉庀事於四月訖功於九月董其役而領祠事者勳之子境也於是前侯之績不宜無述乃相與謀屬禕爲文刻諸麗牲之石建康儒學正詹恒德化縣主簿汪惟善皆州人以謂程嗚呼自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

固集聖賢之大成者也厥今天下學宫以先生爲通祀
然其於發源則猶孔子之曲阜闕里所在家廟建焉又
所謂賢其賢而親其親者歟先民有言盛德必百世祀
况吾先生之道萬世而無獘朱氏子孫修其歲事有引
勿替固將世世而不忘若夫賢師帥崇尚教道而諰諰
焉圖起其廢墜非知爲治之本末者不及此也秉彛好
德人心所同嗣爲政者盍亦思所慕效也哉禕是用備
著其事以示後來若復田之事已具虞文靖公所爲記

而茲併及之者以其有繫於廟事也

寫易軒記

去淳安縣治北五里山巒廻合其地曰石峽有方氏之居焉方氏在宋季有以掄魁致位禮部尚書者學者稱之曰蛟峰先生宋亡堅臥不起而推其所學以淑諸人因即其居爲書院尚書之曾孫以愚實世其家學且蚤擢世科仕郡縣入爲太史屬當運去物改之餘亦復遂其高節而無媿又去石峽北五里珠佩峰下結屋居之

去人境益以遠學徒有執業來受教者弗拒也此其進
退出處庶幾有合於易道之時中者乎太史晚益好易
嘗即寫易之軒而以寫易名之禕之先大父昔嘗主教
於書院交方氏也久於是太史以其家故屬禕爲之記
昔者竊聞之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四聖人精神心術之
所寓者何其微也然而有先天之易焉後天之易焉要
其畫卦重卦之義固不同也是故陰陽奇耦積成三畫
而爲八卦此先天之易也故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是畫卦者積陰陽奇耦三畫而始成也八卦之三畫既以成列復重以本卦之三畫而有上下二體既又相錯相盪而六十四卦互成焉此後天之易也故曰兼三才而兩之是重卦者八卦之上復加八卦而非三畫之上遞加一奇一偶為六畫也邵子之圖以乾夬至剥坤為卦之次第雖與易經不合然實自然之序若其所謂八分而為十六而為三十二而為六十四者則葢使人觸類而伸之以見易道之無窮而重卦之

義不在是矣然吾朱子乃有取於是焉則後學之不能無疑者也雖然盈宇宙間皆太極之妙而人物得之以各正性命然則易固我之所自出者也故求易者在乎內反諸心精體而實踐之以會夫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固不必惟文字之為泥也邵子之言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物生乎心也此固易之本而聖賢之所謂學者歟太史之居於斯也觀象而玩占心之所契必有得於文字之外者而余何足以知之姑疏所聞以求質

請遂以爲記焉

建昌州新作譙樓記

建昌州治之前舊有譙樓其上則伐鼓鳴角以警昏昕置漏數刻以節晝夜而其下爲門閎於以出令行化而集吏民肅賓客焉至正壬辰州燬於兵樓不復存前知州涿郡劉侯貞嘗重建其廳事而樓以費鉅不克爲今知州眞定趙侯有慶居官之明年州事就簡乃始鳩工僝材而新作之爲屋三間列楹二十其崇三十有九尺

雄壯宏麗幾倍其舊既成趙侯合僚佐以落之士民具瞻江山改觀於是乃稱其所以爲州者矣洪武戊申二月壬寅朔其落成之年月日也初趙侯將興樓役余方佐郡南康以其事告余余謂侯曰第成之吾當記之耳及成侯使來告曰樓成矣願爲記且夫子嘗墜言焉幸勿辭余乃不辭而記之曰夫今之所謂州其提封之廣編户之衆視古侯伯國門觀之設所以昭示等威宣布教令禮之所得爲者也得爲而不爲則失於儉不得爲

而爲之則失於僭君子無取焉爾矣建昌之有譙樓揆之於禮其在所得爲實由趙侯爲政練敏而周裕能使民以時而同知盛君思道判官奚君萬里又協志壹慮力賛其謀故其役雖鉅而民不病功不逾時而績濆於成是其可書也已或曰春秋書新作南門及雉門兩觀傳者謂常事不書凡書之皆譏也其譏之者豈以有加其度歟曰非然也春秋書新作門觀重其事而已蓋言新有故也言作創始也有故而創始則書之豈非重其

事哉今兹樓役考其由則有故論其功則創始攄事而
書則合春秋之法矣按建昌州本漢海昏縣地又艾縣
地也屬豫章郡東漢永元十六年始置建昌縣中平中
又置永修新吳二縣建安間又分置西安縣晉海昏艾
永修新吳建昌並屬豫章郡而改西安爲豫章縣宋永
嘉中省海昏隋開皇中又省永修豫章新吳艾四縣入
建昌縣唐武德初置南昌州又分置龍安永修新吳三
縣州尋廢仍爲建昌縣而三縣亦省入宋太平興國七

年置南康軍而建昌縣始來屬元元貞二年陞天下大縣為州而建昌縣始為州此其沿革之略也余既書其成績而州之沿革前無所登載因併著之

緯蕭軒記

丹邱子僑居秦淮之上結屋三楹間制甚朴陋蓋不用瓦而織荻為簟覆其上以蔽雨屋之四傍為屏障者皆是物也他日臨江君造焉哭曰是豈莊周氏所謂緯蕭者乎以此為屋殆貧賤者之居爾子顧安之盍遂以為

軒名也丹邱子走見金華生曰臨江君之名吾軒也近取諸物誠亦稱矣抑君子居室之義未之聞也先生盍有以言我之意哉金華生䠞然良久乃謂之曰若知之乎君子之爲居也不飾於物不累於俗苟安其身焉斯可矣彼世之貴富者我知之矣廣宇渠渠隆棟巍巍藻棁而文楣綺疏而錦帷於是乎其居之也志肆而神怡若是者誠亦足樂矣然孰知樂者哀之媒侈者禍之基不旋踵間覆亡而滅夷者往往而是也彼所藉以爲樂

者吾見其爲桎梏鞫羈而已耳曾足歆豔乎唯君子也不然環堵之區方丈之室茅茨不翦蒬葯是飾蓬戸甕牖無異乎瑣䆒杘愚也木榻菅席不殊乎重茵氍毹也若是者何也吾之心與理一吾之身與道一物不能以誘之俗不能以變之故常熈熈焉休休焉其處之若浮其行之若游人見其有所不堪也而不知其可以樂也彼貴富人之所爲樂者果可以同日而語之哉今吾子之居也固君子之所爲居也充是以往安之能終身焉

爲樂殆不可言矣尚曷以余言爲抑吾聞之古有至人者其爲居也以亡何有爲鄉以太虛爲家視天地猶蘧廬也八紘之遠猶我戶我闥也吾子倘有意居於彼乎子苟舍此而居於彼也將吾有日乘成以相從未爲晚矣丹邱子謝曰先生之言其造於理矣於是筆之以記其軒丹邱子者王復本臨江君者練伯上金華生王禕子充也

樗隱記

清江胡居敬先生世家渝水之南天柱峰之下先廬毀於兵燹者一紀矣頃歲乃即其故址作屋以居而名之曰樗隱一日與其友王禕相遇於廬龍山下具以其意告之曰樗隱者吾之託以自志也樗不材木也無所可用是以能終其天年也吾聞之莊周氏云禕聞而疑之曰異哉子之託以自志者何其非類也夫世之所重者材也而樗乃以不材稱材之所貴者用也而樗獨以無用全樗奚足道也先生之起家也爲名進士歷官也爲

名御史謂之不材而無用非余所敢知也而欲託於樗以隱稱爲在其爲知類也且莊周氏之論樗也謂不材而無用故得全其天年此尤一曲之談非通論也木之材美者無如梗楠豫章矣苟其産乎深山絶谷之中雖閱百千年匠石不睨也使樗而植根官道之旁曾不拱把其不夭於斧斤也者幾希而謂木之爲樗者天年獨全焉無是理也彼莊周氏者蓋徒悲夫世之人因材以爲累不若不材之爲愈故爲是有激之言然獨不知不

材者固亦有時而不免爲尤可悲也夫材既爲人累而不材者又復不得免然則將自處於材不材之間邪曰非然也材不材之間佀是而非猶不免乎累者也嗟乎處於材不材之間而猶不免於累則凡可以爲累者獨材之罪哉雖然余也亦甞聞於莊周氏矣所貴於有道者以能不物於物焉爾不物於物者游乎物之初而物莫能爲之損益也物不能爲之損益矣又奚材不材之論哉今先生之學固内聖外王之道也豈其不出於此

乎夫茍出於此矣則其所造者人將孰得而名言之先生矍然曰噫子之疑我者誠是也吾其釋然矣抑子之所聞政吾之所有事焉者也而子能言之盍書以遺我因以記吾居也遂書之以爲記

仰高樓記

嗣漢四十二代天師沖虛公既新作其居第復於其後構樓七楹間以爲登覽之所經始於歲丁未之六月迨明年三月而落其成名之曰仰高之樓焉初三十九代

天師太玄公嘗作亭其居北華山之巔有喬松修竹清泉奇石之勝上清外史薛玄卿名之為高風而豫章揭文安公實記之太玄仙去二十五年亭亦毀不存今沖虛嗣教之九年乃重作居第而樓以成登樓而望之廬湖琵琶徵君聖井藐姑雲臺仙岩象山諸峰四面錯列於二三十里間獨華山高風亭之遺阯不一里而近巖姿林色可企而攬也故仰高所為名而使來徵記於余夫太玄之道老子之所為道也老子之道至矣無為而

無不爲無不爲而未嘗有所爲也古之善爲治者蓋嘗用以爲天下而天下寧壹矣是豈恍惚窈冥而墮於虛無者哉然而虛極靜篤而有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焉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迎之而不見其前隨之而不見其後豈非所謂仰之彌高者乎今吾沖虛之道即太玄之道而已其靜也韜常藏其用而未嘗窮也其動也及物守其一而無所窐也故其居而處亂世則至和所薰物無疵癘出而佐明時則一誠所格有以助宣清靜之

化焉前作而後述重規而疊矩其亦可謂善於繼承者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固冲虛之志也歟抑吾聞之神仙好樓居故漢世蜚廉桂觀之屬作焉想夫風晨月夕天宇澄肅冲虛之登斯樓也思念之頃肹蠁潛通太玄在天之神洋洋來下雲軿鳳輿百靈衛翊繽紛而後先君蒿悽愴如將見之㷀幾擁其慶祥之福乎肖胄神明之裔益繇以衍高風所被後百千世尚爲人所同仰於無窮哉

義烏縣興造記

今天子既正大統務以禮制匡飭天下乃頒法式命凡郡縣公廨其前爲聽政之所如故自長貳下逮吏胥即其後及兩傍列屋以居同門以出入其外則繚以周垣使之廉貪相察勤怠相規政體於是而立焉命下郡縣奉承唯謹義烏隸婺爲上縣南昌張君爲令三年于兹威惠並行民吏悅服先是縣廨悉毀於兵惟譙樓僅存令治所雖有屋而庳逼弗稱君方圖新作之而命適下

乃益以興造爲已任勸民之有餘力衷材鳩工擇日以庀事民咸樂趨之其中爲眎事之廳廳之後爲燕處之堂廳之前爲儀門其左右爲步廊堂之後爲令所居屋丞簿之居各以序爲而廊之兩傍爲羣吏之舍又其東爲部使者分司之署其西則繫囚之獄在焉總爲屋若干區以間計者八十有五舊基不足則取民地相並者益之而割他地之隸官者償其民規制完美一如法式經始於洪武二年六月已巳至十月而落其成蓋由張

君使民有道故興是鉅役而民不以爲勞於是縣之士友以書告余曰子縣人也願記之按縣志義烏自漢以來爲烏傷至唐武德四年以縣立綢州又置華川縣七年州廢省華川入烏傷而更今名華川故址在今縣南三十里則縣治之在今所舊矣然自縣之爲義烏距今七百有餘年爲令者不知幾人而張君至是欽承上命乃始斥而大之雖君之材足以有爲豈因仍更革之際固係於時與昔南豐曾鞏氏有云凡縣之得能令爲難

幸而得能令而興事尤難令義烏得張君爲令既幸得其所難得而張君又能因時興事以成其尤難者是誠不可以不記雖然事成矣苟非後之人相與保守之烏能以不廢乎夫欲使後人保守而不廢必託之文字乃可以永久而余不腆之文不足以傳也姑書其興造之歲月而著其成焉君名允誠字與名同嘗爲大都督府斷事官知事以選來爲令治行爲諸縣最其善政甚多以不係於興造兹不著賛是役者主簿李君某也

致樂軒記

吾友東陽蔣伯康氏家于南溪之上有穹棟奥宇亭館園池之適焉他日復即内堂之前構爲小軒前臨清池虛明而邃密以爲太夫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致樂會伯康以事來京師屬予記諸其顏之左方嗟乎人子之事親欲以致其親之樂其心亦何所不至也寒焉而溫之暑焉而清之時焉而烹熟饘鬻以飲食之下氣而柔聲婉容而愉色凡可以樂其親者無弗用其心也抑人

同此心心同此理者也豈特伯康氏爲然乎葢人心雖同而人固有不能皆然者矣人子莫不欲養其親也而親不及待者有之親則待矣而人子力不能以爲養者有之今吾伯康氏力足以爲養養之之方無弗盡也而太夫人春秋高益康彊壽豈且子孫衆多享其所謂養者固未艾也此豈夫人所易及哉雖然溫凊飲食云者夫人之樂其親者也吾嘗聞之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夫尊其仁安其義用勞以事親以致其親之樂者固君

子之所謂孝而夫人有不皆能也吾伯康氏藴其才器不爲時用而居鄉里夙有仁義之譽故吾願伯康於此加之意也茍進於此而使國人稱願僉曰幸哉有子如此則君子事親之道豈復有加於此者哉予也奔走于外有母而不遑將也因伯康之屬能無欿然於心乎書以記之既爲伯康喜且并以志予愧也

謁周公廟記

洪武辛亥春余還自西番以閏月二十五日戊寅至岐

山縣明日謁周公廟廟去縣十五里出城循凋水西北行至山下乃折入山之腹而廟在焉至是四面皆絶壑峭壁其間平地東西僅五六十步南北如之而稍修形勢殊幽阻廟東北十數步有靈泉出岩石間即凋水所從出也廟之建莫詳其所自始按碑記唐大中二年鳳翔府岐山縣鳳栖鄉周公廟出靈泉則廟祠在唐之前當已有之金興定五年有道士市其廟作道宫縣令李守節正其罪鳳翔府録事判官游淑記之甚悉元初廟

盡廢至元十七年李忠宣公德輝行臺陜西欲起其廢而有司力不逮乃請終南重陽宮李天樂眞人重建既成其徒就守之今廟是也厥後陜西部使者富珠哩翀言周公先聖在唐與孔子同廟祀天下今乃令道家者流主祠事非所以崇聖道昭禮典若立書院俾儒者主其祠爲宜元統三年命下如所言賜額曰岐陽書院始置學官弟子員春秋致祭禮如祀孔子元末天下亂儒者皆解散書院燬於兵廟幸獨存而今守祠者仍爲道士

矣廟始末可槩見者如此其廟中爲正殿奉周公東西二小殿以奉太公召公東北別有小殿奉姜嫄凡廟之儀與冠冕佩服之制皆粗鄙不合禮又正殿前有戲臺爲巫覡優伶之所集而殿中列以俗神野鬼之像尤極淫怪余因歎曰周公制禮作樂以憲萬世其没實祀以天子之禮樂今其廟制乃若此世人不知禮一至是乎不特此也以余考之周公之稱因以太王所居周地爲其采邑故也水經岐水之南有周城周公采邑也杜預

云周城在美陽縣西北帝王世紀云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也周城今爲岐陽鎮其城故阯猶存廣袤可七八里四圍皆深溝實在今岐山縣東北五十里正太王所居而周公食采之地也然岐山縣西北十餘里其地曰周公邸地形頗平衍意者周城乃公采邑而其居邸則在此歟或乃謂今廟爲周公故所居地且其阯既阻隘路術尤險狹周公以冢宰之尊何得而居此殆後人即此建廟故迹繆指爲公所居位耳而近時暢師文作記

謂周公采邑廟即其地者非也舊碑載大中二年十一月一日周公祠舊有靈泉已枯竭一夕大風其泉五處一時湧出守臣曰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銀青榮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鳳翔尹御史大夫安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崔珙奏其事朝廷因賜名潤德大中乃唐宣宗年號崔珙所帶銜位正唐制而其表奏制荅等文又唐體而近時孔克任作記謂為宋大中時太守珙者亦非也世傳靈泉每世治則出世亂則竭故

眉山蘇文忠公詩有與世窮通之語自唐太中二年出後後復竭至宋雍熈二年復出金末復竭及元至元十七年復出其後復竭而復出於今其出也所灌溉甚廣人賴其利舊碑載大中二年賜名潤德而湘山野録以爲雍熈二年賜號要當以碑刻爲是是日從余行者儒士安矩李方詣廟拜謁畢出坐外門荒壖上道士持酒來餉爲飲數小卮適雲陰雨微下風起撼羣木響獵獵如秋聲恍疑風馬雲輿來涖者因低回久之乃去比回

縣館以廟制與禮不合者語其令李本初屬其稍加釐革李以縣事繁劇爲辭後遂不復與言而具疏其本末及前所云云者紀之於簡以遺矩用志歳月焉

謁茂陵記

漢武帝茂陵東去長安城八十里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關中記云漢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七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其形方正以漸網其上而頂平狀類覆斗凡陵皆徙民置邑其傍爲戶五千獨長陵

茂陵俱萬戸盖漢諸陵多在渭北咸陽原上自東而西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昭帝平陵及武帝茂陵所謂五陵也茂陵東一里三十步爲衛青墓其高二丈少東爲霍去病墓高如青墓而頂鋭支傍分鉅石矗立其上與冢形不類漢書云去病爲驃騎將軍大司馬冠軍侯元狩六年薨帝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以去病嘗破匈奴於祁連也顔師古云冢上有竪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當茂陵東去

病墓西稍北有冢視青墓高少減世傳爲丞相公孫弘墓也茂陵西一里爲李夫人墓三輔黄圖云東西五十步南北六十步高八丈名習仙臺水經注云其冢形三層世謂爲英陵蓋其上爲級陛之狀與諸陵所製特異此漢家妃嬪始終承恩寵者也又按武帝故事帝嘗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上磨刀劒乎自今以後其禁之平頓首謝即不見推問陵傍果有方石可爲礪吏卒每盜磨刀劒霍光欲

斬之張安世以爲神道芒眛不宜爲法乃止嗚呼武帝去今千一百八十八年世易代殊向之神靈無復見矣蒿萊榛棘極目悽然而牧竪畊夫朝夕蹂躪徒以資後人之慨嘆而已洪武辛亥四月四日余至興平其令沈君主簿朱君苦相留因乘間謁陵下撫盛衰之無常歎年運之徂往瞻仰久之而去同行者儒士劉仁夫謝安仁也

漢瓦硯記

漢未央宫諸殿瓦其身如半筒而覆簷際者則其頭有面外向其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強有四篆字字凡六等曰漢幷天下曰長樂未央曰儲胥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萬壽無疆曰永壽無疆面至背厚一寸弱其背平可研墨唐宋以來人得之即去其身以爲硯故俗呼瓦頭硯也或謂其質稍麤又入土歲久頗渴水比銅爵臺瓦爲少劣抑豈知銅爵瓦雖精然曹瞞所製無足貴者孰與未央諸瓦出於漢初爲可重乎洪武辛亥夏余留長

安校官馬懿張祐以此瓦相遺其字曰長樂未央於是爲千六百年物矣乃貯以梓寶而用之嗚呼物之用固繫其逢也哉

說學齋記

說學齋者臨川危太朴先生讀書之室也先生間謂褘盍爲我爲之記嗚呼學非易言也學而至於說尤不易言而褘顧敢僭言之乎辭不獲命則以所嘗聞於儒先君子者爲之說曰學者所以學聖賢之道也聖賢往矣

曷從而求其道載籍者聖賢之道之所存也故學聖賢之道者必於載籍而求之載籍之廣非可易求也自三代以上聖人之經漢以來儒者之傳亡慮數十萬言太史氏之紀録諸子百家之述作抑又過之誠有累世不能通其要窮年不能究其業者而凡聖賢所以繼天開極明德新民立誠定命知類入德先後本末無不於此乎在焉不學則已苟有志焉可弗博究詳察而致其知乎致其知者思也思則明之於心矣既思矣必見於為

見於爲者行也行則誠之於身矣蓋吾身萬物皆備而吾心又廣大精微無不具焉者也心以思之身以行之思之至則窮理矣行之至則盡性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賢之道如此而已在易乾上艮下之卦其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天在山中心之體也前言往行而多識焉思而明之於心之謂畜其德則行而誠之於身之謂也其象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然則其思也其行也不息體乎乾之剛健悠

久合乎艮之篤實輝光明著日新無窮兹非學之極功歟然至於此則無入而不自得矣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故學而至於自得始足以言説説在於中則油然以充充於中則形於外矣孰得而遏之而人亦孰能知之哉豈惟人莫能知之雖已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矣此殆學之成効歟先生徳行信於人文章名於世見於外者如此則學而自得於説可

知矣禕不佞輙誦所聞如右而質諸先生先生苟以爲然則禕也將圖以自淑其躬云

尚友千古齋記

昔者孟子論取友之道有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釋者謂各以小大來相友自相儔匹是已又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釋者

謂此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樂其崇茂也予始疑此説爲不然且吾誠天下之善士矣世豈無復如吾者乎今而曰茍有如吾者吾雖友之而固未可以爲足其必好高慕遠以尚友乎古之人是今之人舉不古若也是厚於自待而薄以待人也孔子不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可徒以古今分高下遠近耶及予取友四方隨予材識以求儔匹葢亦有年凡友於予者固未嘗敢以淺中窺之然其能厭於予心者實未

始數數然也間因念世之論者必曰古之人古之人古人其果異於今人耶則日取其詩書而誦讀之以觀其言論其世之上下以察其行至於氣投意會之際恍若與其人心交神游相周旋於千古之上不復知與之異世且恨不生其世爲之執鞭而親炙之於是乃知孟子尚友之論果若使人好高慕遠以樂其崇茂者所以然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出於人心之良感實見自有不能已焉故也豫章王君敏文居京師所居之齋曰尚友

千古蓋今天下之善士君既盡友之然必曰尚友云者此其志豈特樂其崇茂而已乎是將永無媿於古之人而後已焉耳雖然吾誠無媿於古人也則固非一世之士千古之下人之尚友於我亦猶吾今日所尚友者矣而士君子以萬物皆備之身上不以千古自任下不以千古自期者豈非不篤於自信而徒以自遏其躬耶然則敏文之意不其欲以自任而自期也耶故因道予所論爲其齋記或者知予亦有志于尚友者也

韋齋記

天之所以予人人之所以得乎天非上智之資其性鮮有不偏者焉唯君子爲能矯其偏而歸於正故傳有之曰及其成功一也抑君子之致力於斯也豈惟日用之際即事而加察而平居涵養之時尤必假物以致儆然非自知之明者烏能以及此夫其自知之明則無待於外矣顧猶有假乎物者葢物具夫性質之一偏而非能變通者也吾能假彼之偏以矯吾之偏此所以爲自知

之明歟今夫物之粹者莫如玉而德之疵者假之故記禮者曰君子比德於玉物之明者莫如鏡而道之昧者假之故韓非子曰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已非特此也昔者董安于之性偏於緩其佩也以弦弦物之性急者也西門豹之性偏於急其佩也以韋韋物之性緩者也此皆所謂假物以致儆者非自知之明烏能以及此高昌偰君公遠即其讀書之室繫韋於牖而扁爲韋齋曰吾恐吾性之偏於急而不自

知也故效西門氏之爲而致是以自儆焉然則公遠其自知之明故歟公遠登進士乙科入翰林爲太史文章事業人皆以古人望之剛明敏達而直道守節者也未始見其偏於急也公遠因其性之所近而或恐流於急也而致是焉涵養之功如此豈非自知之明者歟公遠謂褘願爲我記其說褘聞柳子嘗賦佩韋矣其言曰韜義于中服和于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夫柳子雖非自知之明者而其言不可謂非合乎中庸之道請書之以

爲記可乎公遠曰諾遂記之

寶硯齋記

太史徐君爲讀書之齋扁之曰寶硯硯之爲物士大夫所同寶也今公乃獨以爲寶且遂以名其齋何哉或曰硯與筆墨蓋氣類也筆之體鋭而硯則鈍者也墨之體動而硯則静者也然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惟硯之壽爲久遠是鈍與静有合於道也學士大夫於是得養生焉公其因是寶之歟或曰學士大夫之表見於世

者不措諸事業則托諸文章文章之旁行於一時復垂於千載者人知爲心思所形無假乎外而不知將以著之簡牘也硯實有助焉公之寳之者抑以其有功於文章歟金華王褘曰不然君子之於物也夫豈拘拘求其故而以爲好玩哉隨所寓而寓其意焉耳謂硯於文章爲有功於養生爲有道而寳之固也竊意公之所以寳之也蓋亦寓意而未嘗拘拘求其故也何以知其然也鍛鍊何道也以嵇康之達而好之蠟屐何功也以阮孚

之故而好之彼之所好所謂寓意者也而可必求其故耶求其故而以爲玩好則留意於物矣故夫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者皆留意之過也是則以硯而寓意雖鳳咮龍尾之爲珍礦石陶瓦之爲賤皆所不問而皆可爲吾寶又奚假其功泥其道拘拘以求之耶公曰子之言誠是也盍爲我記之緯閒眉山蘇公之記寶繪堂有曰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

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𦍒於此亦云可乎公曰諾則弁次或者之言書以爲記公一字元度毘陵人也

舒嘯臺記

至正五年今江浙行中書叅知政事眞定蘇公以集賢侍講學士奉天子命宣撫京畿明年既復命則退休故廬築臺於所居之近取晉陶淵明歸去來之語名之曰舒嘯意若有慕於淵明者焉世之論者以謂君子之出

也道爲重而身爲輕其處也道爲輕而身爲重禕竊以爲不然道非有輕重也而身亦安有重輕乎是故出而道爲天下國家之用則其身固已重處而獨善其身道之在我者固未始或輕也嗚呼吾蓋今日於公見之始公以天子門生致身膴仕敭歷中外天下之士無不望其大用既可見其道之重而身亦重及一旦退休功名富貴舉不足爲累而天下之士唯恐其不復出也其身之重而道亦重又豈不可見乎公之出處其係於天下

之重若是顧乃慨然有慕於淵明而効其風節此公之高所爲不可及也故嘗論淵明之去當義熙三年是時劉裕權勢寖盛淵明爲貧而仕爲一縣令非有當世之責然思保其身名以全大節而不欲爲苟去因托督郵之事以行未幾而晉祚傾矣今公生太平之時而逢不世出之主得以問學文章潤飾皇度事功德業寅亮帝工而惟滿盈是鑒奉使而還遂請告而去則公之歸固非淵明之所同矣然公之歸居亡何天子念之不置任

屬愈重内而邦畿薦膺尹職外而行省畧執政權公亦盡瘁事國欲反初服而未可若夫淵明既歸置身柴桑寄興松菊自擬羲皇上人樂天安命而無疑則淵明之歸又有公所不能同者矣故公與淵明其迹誠不同而自其同者求之則公之志淵明之志也何也淵明平生素慕諸葛武侯者也三代而下號爲王佐之才者武侯而已武侯始處而終出淵明始出而終處出處之際志同而迹不同公之出而復處處而復出其於淵明不亦

迹不同而志同者乎志之同由乎道之同道無有不重此其身之出處所以有係於天下重也然則公於游觀之所有取乎舒嘯之語者豈將使世之人因其所不同而求其所爲同歟昔眉山蘇公記韓魏公醉白堂謂方其寓形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造物者游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褘亦以爲公之登斯臺一舒嘯之頃胸中浩然之氣蓋與天地同流而已莫之知雖不必有慕於淵明可也褘公門下士也輙記是説

以質於公焉

婺州路均役記

婺於浙東號上路所隸州一曰蘭溪縣六曰金華曰義烏曰東陽曰浦江曰永康曰武義合一州六縣之民爲戸若干萬民所有田除法所當復税糧之入官者歲揔若干萬石凡民有田則有役因田之多寡以爲役之高下故爲政者必視其税之所入稽田之多寡知其富貧以爲賦役之差蓋今州縣之地區別其疆界謂之都而

富民有田往往徧布諸都稅之入石以千百計者類皆一戸一役而止其斗升之稅不能出其都者亦例與富民同受役而又富民之田或不肯自名其稅假立名戸託稱兄弟所分與女子所受及在城異鄉人之業飛寄詭竄以避差傜故富者三歲一役曾不以爲多貧者一日受役而家已立破民之所病莫斯爲甚浙東肅訪司治於婺知其非便嘗議括民間田稅之實使民隨田之所在而受役事未果行至正十年肅政廉訪使董公由

浙西移鎮浙東與副使伊扎爾公僉事余闕公議以謂
民之病由役之不均役之不均由田之失實積弊既久
更張爲宜而余公贊其事尤力遂申前議定爲約束舉
行之擇屬州縣官有政績者分治其事不足則選諸旁
郡縣於是蘭溪則本州達嚕噶齊赫舍哩浦江即達嚕
噶齊廉巴延阿哈東陽即本縣丞蔣受益義烏則本縣
達嚕噶齊額琳沁及衢州錄事范公琇金華即衢州摠
管府經歷王仲謙西安主簿張拜珠永康則温州永嘉

縣丞林彬祖武義則處州青田縣尹葉巴延而本路總管陳公以實領其要爲首下令使民有田者各以狀自陳所有之田幾何復俾各都之役于官曰里正曰主首者與練習田事之人履畝而覈其得業之人爲誰又稽故所藏籍以質其是否三者克合乃定著爲籍其以田之圖相次而疏其號名畮稅糧之數與得業之人於下者曰流水亦曰魚鱗以人之姓相類而著其糧之數於後者曰類姓以稅糧之數相比而分多寡爲後先者曰

鼠尾每籍於部者三一上於廉訪司一上總管府一以留其本州縣立之禁制作爲度程爲籍既定然後按籍而賦役其法即每都之田而計各戶之稅稅之所在役即隨之而受役之田恒不出其都第以田多之最者爲里正次焉者爲主首而主首有正有副正者在官副者則相助徵督稅糧焉其多田者兼受他都之役而不可辭少者稱其所助而無倖免高下平正較若畫一凡所以圖民利而戢吏奸者具有科條不可悉數蓋富者弗

病貧者有瘳自是役無不均之患矣郡人乃相與謀勒文貞石以穀無窮夫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者也故爲政者非徒因仍其簡陋而喣嫗撫摩之必也爲之節宣疾滯而革其故習審察便安而建其長利故能事功可久而矩矱可循也昔公孫成子之爲鄭作封洫制田賦國人謗焉惟能不改其度故卒有濟而鄭以大治諸葛忠武侯之治蜀條教嚴明信賞必罰人初狃於舊俗既而令行禁止民以大和是皆以逸道使民故雖勞不

怨也今董公之於婺正其土田修其役法積年之弊一旦以除雖豪家富民或弗以爲利已而公均知民隱不卹浮議訖使民咸得職富貧以均豈非以逸道使民者乎公之於是邦可謂甚盛是固不宜無述以慰邦人無窮之思公名守慤字某眞定稾城人以元勲世家践敭中外風聲茂著爲時名臣其鎮浙東列郡皆蒙其恵殊政偉績兹不備書書其一事以爲婺州路均役記

隱貞堂記

隱貞堂者薛君茂弘之居也薛氏貴溪望族其先衣冠相繼世有令名至茂弘益自力於學而期有以見用然早以不天自恨乃躬耕以養母若將終身焉其母勉之出因至京師公卿大夫愛其言論風旨爭延致之或勸之仕而茂弘念其母切竟無所就而歸亡何母以壽終既免喪來依其諸大父大眞人於錢唐會稽韓君篤學而有節操方居大眞人之門遂禮茂弘而師事之且欲其久相依而不去也則相與即延祥觀西偏築斯堂以

居茂弘既而相謂曰吾師所謂有道之士者也昔之有道之士隱不違親貞不絶俗吾師其庶幾矣爰以隱貞名其堂而請於崇文番陽周公作篆以題諸顔既又謂予曰吾師非子所與遊者乎子尚爲文以推言名堂之意予惟進退出處之際士君子之大節係焉故論者謂仕者爲入而不出處者爲往而不返且以往而不返言之其隱而不違乎親貞而不絶俗者槩之中庸之道其猶有合矣乎且隱不違親貞不絶俗者范滂所以稱郭

林宗也史言林宗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又舉有道並不應有至孝稱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激論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墨孟之徒不能絕也今由茂弘而視林宗其制行亦可謂相近也矣而說者又謂隱不違親介之推是也貞不絕俗柳下惠是也以書考之唯母之命不俯就一時之禄卒隱以終者介之推是也不以三公易其介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者柳下惠也由林宗而視二子其制行又可不謂相近也哉嗟乎林宗之風實

兼乎二子而茂弘之操有類乎林宗其迹皆往而不返之流而其大節槩之中庸之道謂其不有合焉不可也今韓君爲茂弘爲斯堂也不唯圖以安其躬而儗人能於其倫名之復稱情焉如此亦可謂深知其道者乎自予與茂弘定交京師知其爲人蓋亦久矣故因韓君之請爲茂弘言之茂弘之家有堂曰義訓有室曰鶴齋故奎章侍書學士虞公前國子司業吳公今監察御史危公皆爲之記三公茂弘所與游而尤厚者然則視其所

與可以知其人矣雖微予言可也

滄洲菴記

君子所貴乎能世其家者非世其官之爲難而世其道德爲難也三代以還千數百年之間能以道德世其家者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是已以予所聞若宋之韓氏其尤有足稱者耶韓氏世居安陽而其盛昉於魏國忠獻公公當東都盛時光輔三朝咸有一德柱石之力以扶持社稷鈞衡之平以進退百官其崇功茂

德雖伊尹周公無以尚之公之子孫既歷世光顯其孫曾落南家於會稽蓋五世而明善先生出焉先生之學該貫今古統一天人約而能精博而不肆固能爲一代學者所宗師其操義風槩謂之世有道德非耶世之知言者以謂安陽韓氏與東萊吕氏皆宋宰相家吕氏之後有成公而韓氏之後有先生然成公出於南渡之後去東都爲未遠而先生生於今日則已爲易代之餘矣此所以爲尤難而有足稱也先生有從孫曰本中字致

和予嘗與爲友其爲人温粹而端慤篤於學而不自以爲足敏於文而不自以爲能凡言行皆將揆諸古人而無媿是可不謂復能世其道德者耶嗚呼韓氏自魏公後八世而得先生既以盛矣後先生二世而復得致和焉君子之澤寧有既乎孟子之言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說者以謂其人君子矣易世而非君子也者猶可以五世所以厚君子也其人小人矣易世而非小人也者亦止於五世所以甚小人也使世

世而君子也雖百世可也今韓氏可謂世有君子矣其道德之傳勿替引之將愈久而益盛豈但十世而已乎韓氏世居會稽城西而致和學道之館曰滄洲菴者在杭之延祥觀東複渚迴塘前後暎帶其境最爲幽靚致和以予之相好也間來徵言以爲記予惟昔日世家者之盛蓋有七葉珥貂三世列戟者矣而其爲盛不專在是也若韓氏之世其道德於愈久斯其爲盛矣乎夫稱人之善必尚論其世厚之道也予故於致和之屬舉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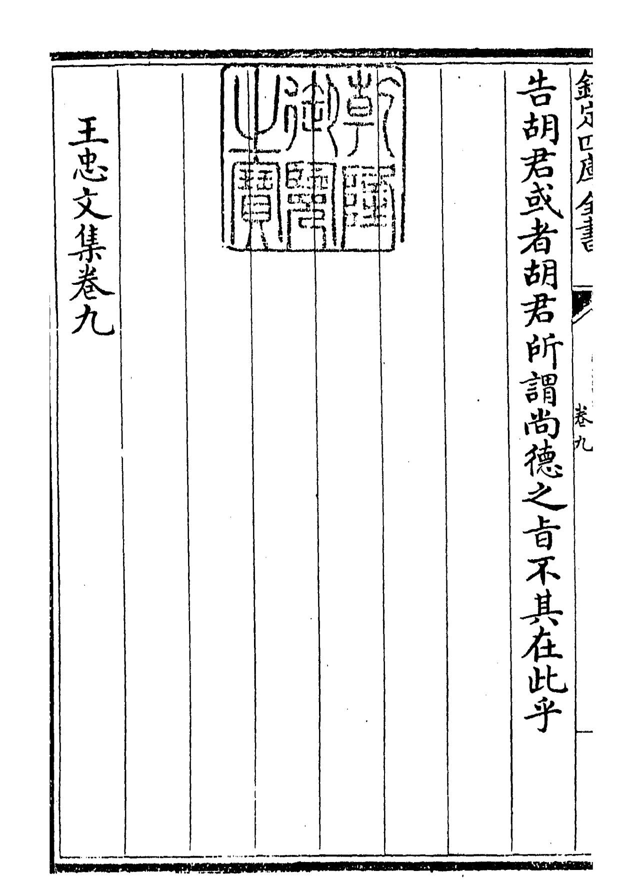
家世之盛書以爲記則其望之之意亦既厚而不輕也哉

尚德齋記

有爲老子之學者曰胡君其字尚德其所居齋因即其字爲扁而求予言以記之夫老子之道至矣其所謂道德者要以清靜無爲爲宗然無爲而無不爲故昔之治天下者嘗用以爲治而民以寧一焉則其效之所見固不果於無爲而遂已也惟我國家之興用兵中原草昧

之際邱長春氏者出實以其道上啓聖明以開物而成務生民免於塗炭而受其賜爲甚大及江南既一天下大定時則玄教大宗師張公復用其道以佐佑乎財成輔相之宜其用之所寓者益密而功之所及者益廣矣當其間有南谷杜眞人學道吳興討籌山國兵南伐宋且納土乃杖策軍門爲民祈命丞相淮王與語大説一如其請及入奏對言論慷慨深契帝衷尋上疏言求賢養賢用賢之道天子悉嘉納之其道視邱公張公於是

爲無媿矣然而眞人之被遇也不久則還故山鴻飛鳳逝固非世網所能羈而論者顧猶惜其道之大不被於天下也眞人之孫是爲胡君敏於爲學凡眞人之遺書皆能習而通之其志之所存甚遠眞人之道庶其能繼承而光大之乎嗚呼去古既逺内聖外王之術闇而不明老子之所謂道德如是其至也其効非惟見於在昔而著於今日者昭顯如此柰之何世之爲其學者溺於一偏淪於空虚而卒歸於無用也予是以推本其道以



告胡君或者胡君所謂尚德之旨不其在此乎

王忠文集卷九